

悄吟文丛
(第二辑)

古稻 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作者简介：

刘云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。已出版散文集《木头的信仰》，长篇童话《奔跑的树枝马》《老树洞婆婆的故事》。曾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、孙犁散文奖双年奖（2017—2018）、河北文艺贡献奖，并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。


悄吟文丛（第二辑）

古稻 主编

给树把脉
的人

刘云芳
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树把脉的人 / 刘云芳著 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 2020.12
(悄吟文丛 / 古耜主编 . 第二辑)
ISBN 978-7-5171-3637-8

I . ①给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254379 号

出 版 人 王昕朋
责任编辑 霍 瑶
责任校对 史会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邮 编 : 100101
编辑部 :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
邮 编 : 100088
电 话 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网 址 : www.zgyscbs.cn
E-mail 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
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9.875 印张
字 数 187 千字
定 价 59.00 元 ISBN 978-7-5171-3637-8

目录

第一辑 一座山的呼吸

- 一座山的呼吸 / 003
父亲点亮的村庄 / 011
那些年倒下的树 / 019
给树把脉的人 / 029
瓦罐是祖先们的心腹 / 036
杜梨花、砖窑以及空院子 / 041
天地对唱 / 050
矿石沟纪事 / 092
黑夜与白天之间的那扇门 / 105

第二辑 舌头上的秘密

- 舌头上的秘密 / 119
盲牛 / 127
归乡记 / 142
乡村恩怨录 / 152

- 移山记 / 164
隐在发丝间的河流 / 181
屋里的大树 / 196
男科医院手记 / 208
大山之子 / 218
无处祭奠 / 236

第三辑 女人树

- 唐山母亲 / 245
十个鸡蛋 / 262
榆林拐杖和它的春天 / 265
矿工的妻子 / 274
挖耳朵 / 290
用一点诗喂养爱情 / 295
食物的根脉 / 302
老荷 / 305
后记 / 308

第一辑

一座山的呼吸



一座山的呼吸

一

就算那天我被姥姥狠狠打了屁股，黑狗的木食盆被摔烂，害它许多天只能在一个漏洞的瓷盆里吃食，我还是要说，我对那天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后悔。无论是睡梦还是回忆里，我的大脑会自动把这一段惩罚切除，而内心却依旧保留着那些树梢、山石带给我的愉悦，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：我的身体从灌木间挤进去，竟然不惧怕蜘蛛，不惧怕脚下可能会出现的蛇。我几乎有了风或阳光甚至是空气一般的质地，不用从土地上踩出脚印，就能到达一座山的内里。我一眼就能给野樱桃和山桃定位，比老鹰和松鼠更准确。甚至不需要辨别哪条是羊肠小道，无论往哪个方向走，都是大自然清晰的发线。遇到悬崖，我能像蜘蛛一般滑下去，在水之上安全着陆，却不与水相互干扰。之后，我踩着细碎的鹅卵石，爬上一块长着松树的巨石，这有点奇特，但它是真的。

接着，我不断爬山，身后的黑狗咬着我那白色的裙摆。连它都知道，不能再上去了，上边是座建于东汉的古庙……

每次在这个时候，我都会醒来，但事实上，二十多年前的那天，并非我一人，我和表哥、表弟以及我弟弟，外加黑狗从姥姥家院子的西边出发，一路下山，到了峪里河，再沿着河道，像几朵小浪花一样向着它要涌向的汾河方向前进，又在前边的一个分支处，向山上爬，到了最高处又往回折。太阳是看着我们走进小山凹，才滑进它黑色的被窝里的。接着，作为这件事主谋者的我被满山找人的大人们一顿教训。大人們的担心是对的，但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提起大山的那种兴奋，虽然我们都出生在山里，但那一天，我们才真正开始与这座山对话。受它的吸引，我们并排坐在石头上，让风挠着脚心，齐声笑起来，忍不住说“真好”！

对于我们来说，所有的石头都有独一无二的形状，有的像沙发，有的像电视，有的像泊在那里的汽车……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，那是一个应有的美妙世界，我们内心的触角被打开，好像我们也是其中的一棵树，一块石头，也蕴含了大山穿越千年的密码。

那天我们确实去了那座古庙。我扒着庙门往院里看，巨大的香炉，寂静的三层神殿，一个老人正在清扫。黑狗疲惫地伸着舌头，我们出来时只带了一大包苹果，它虽然在春天吃苹果花，却不吃苹果。表哥说：“快回吧，女娃娃是不能进庙的。”我反问为什么，而他只会回答“不好”。这两个字

带有太多的神秘，像个唬人的神秘包袱，让我一直背着却总也不敢打开，无奈，我收回身子，怏怏地跟着他们走了。

后来，姥爷曾多次问我们，那天到底去了哪里，我们说得极为热闹，说了漂亮的石头、迷人的树木和从未见过的花朵。那是大人不曾带我们去过的地方，我们尝试着为它们命名，试图用最准确的方式形容它们，但他们根本无法与那些方位对号。现在，我才明白，我们描述的是那些风景在我们心里的倒影。但是最终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：我们那天到了山底又上到山顶，没有走一条重复的路，竟然绕回了家。

我们曾发誓：以后还要再绕着河走一次。但大人们多次警告，说走在河里是多么危险，山里下来洪水的时候，连一群牛都能瞬间冲走，何况你们？我那时倔，低声回道：“那就去汾河找我们去吧！”

不用他们警告，我们就已经离那条河越来越远，并且踏进了形形色色的河流，被不同的洪水冲着走。

总有人问我，你经常怀念的，让你陶醉的那座山为什么不是你家所在的那座山，而是河对岸的另一座山，难道是因为它们虽然相邻，却隔了河，又隔了县？我在心里默答道：“它们之间还隔了生死。”可这句话太沉，它根本爬不到一个人的发声部位。

二

隔着峪里河，可以清楚看见，我们村庄所在的那座山像是得了牛皮癣。绿色中间不时裸露出一片土地，这些土地上布满了低矮的洞口，虽然政府已经严禁挖矿，但想让这些挖空的土地重新长满植被并不那么容易。

几年前，从裸露的山体断面上可以看出，这座山的地下好像埋着一道彩虹，最上边是土，接着是一层沙石，然后是黑灰色不成形的煤渣，再是红的、黄的、甚至黑的矿层。发黑的铁矿最值钱。山下就有冒着浓浓黑烟的钢厂，它们之间的连接，让人心沸腾起来。那时，在这里活跃着一群人，他们穿着最破的衣服，在膝盖上打满补丁，看上去活像一帮乞丐。

洞口附近沾染着各种颜色的矿渣，四周散乱着很多塑料袋、果核、鸡骨头……在还没能挖空一座山之前，他们就轻易地造了一座垃圾山。

在大山面前，人们跪下去，曲着身子就成了蚂蚁。他们钻到地底，盗取着大地蕴藏着的密码与记忆，把它们运到山下的钢厂来丰满自己的生活。假如能扫描到土地的内部，就能看到那些矿洞的走势，像是人体内交错着插入了很多枚曲别针，而那些曲别针还在不断前行，不断变换方向。我父亲曾在矿洞里听到有人在墙里边隐约说着话，他把头上的矿灯

拧到最亮，也照不清楚什么状况，当他感觉到一阵震动的时候，本能地往后一闪，忽然，眼前的矿墙露出一个人脑袋那么大的洞来，那边，是同样戴着矿灯的我小姨父。

其实这样的会面并不新鲜。有一次，我叔叔在矿洞里就感觉到晃晃悠悠，矿洞顶上不断往下掉石子儿，他以为是地震，赶紧往外跑，还没出去，就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伴随着尖叫，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落进洞里，那人回过头来，嘴里骂骂咧咧。

这样忽然的“遇见”让他们笑弯了腰。没人觉得这实际上是一座山发出的某种警告。

我去洞口的时候，那些发红的矿渣流泻到山崖下边的河沟里，这个矿洞多像一张流血的大嘴，而遍布在山里的那些矿洞，就是许多张嘴。没人知道，这些嘴是要吃东西的。土地通过崩裂，通过空气把时间、空间一脚脚踩踏下去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才拥有了那么多矿石，它怎么能允许人类这样轻易又这么混乱地将它们挖空。

我心疼我那些蚂蚁一样爬进爬出的长辈，也心疼被挖血挖肉的山林。

矿管所的人时不时来查，传单发下去。人们拿它当引火纸生了炉子，有的干脆当了厕纸。矿管所的人带着村干部砍了一些带刺的灌木，像个封条一样把矿洞挡住。大喇叭天天在喊话，说着生态和自然的重要性，胡乱开采的危险性。人们知道那都是对的，但就像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亮的一样，它

再亮，也驱不尽自家小屋里的黑，而眼前的黑，才是大家最关心的。矿管所的人一走，人们心里好像长了一块磁铁一样，在家里坐卧不宁，又走向通往矿洞的路。

这座山一定非常羡慕河对面的那座山，我姥爷一家人作为那座山上唯一的一户居民，他们从不砍伐，也不挖矿，只靠出售自家树上的果子为生。而若干年前，它也有这样美好的光景，隔着一条河的两座山，就像它自己的前世与今生。

一座山的静默是可怕的，它看似无声无息，却瞬间用一股有毒的气体把三个活生生的人从世间划去，他们的尸体躺在矿洞里，看上去毫发无损，像是醉了一样。其中，就有我的小姨父。

后来，这座山用那些矿洞吞入了许多条年轻的生命，它把许多人的灵魂含在嘴里，不断咀嚼，似乎在为它痛失的那些矿藏疗伤。它在短短几年间，让人们有了新房子，也在短短几年里，制造了那么多的孤儿和寡妇，这是多么强烈的复仇与警告。

那些鼓起的坟头成为最有力量的宣传单，再没人去挖矿了。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远嫁他乡，房子空了。这些房子的空与矿洞的空对应着，酝酿出的悲凉多年挥之不去。

三

爷爷说，老辈人曾经在半山腰见过成群的“四不像”。

“四不像”就是麋鹿，它在《诗经》里被“王”所豢养（“王有灵囿，麋鹿攸伏”）。人类世世代代都喜欢它们，但喜欢的方式，却是驯养与捕杀。麋鹿是喜水的，它们热爱游泳，因此可以想见那时峪里河里的水还是很丰沛的，不似后来这般干涸。从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，这种有着 200 多万年历史的动物确实在汾河流域生活过，只不过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因为气候的变异、人类的捕杀，它们最终在这片土地上灭绝。

那时的大山一定有着别样的壮美，我羡慕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能拥有“麋鹿游我前，猿猴戏我侧”的景致。在我生活的年代，连狼也非常少见。爷爷小的时候，它们常常对着月亮哀鸣；在父亲幼年，它们常在夜晚偷走村里的羊或者鸡。而我竟然没有在这座山里见过狼。那年，爷爷去山下捡柴禾，看见一大一小两匹狼直往桥下钻，爷爷跑到桥上往上看。狼们不住往里躲，连影子都不敢露出来。在这之前，打狼、打兔是人们农闲时最愉快的活动。我小学时的老师就喜欢在麦地边上用铁丝套兔子。后来年轻人更是骑了摩托车去撞兔。在夜晚，摩托车的大灯一开，兔子眼前的路立马被抹掉，几个人轻松就能逮住它们。狼和兔子，作为这片土地上最为平常的动物，它们一定不会想到，最后不得不面临麋鹿那样的下场。

自从山外来了收蛇的，胆大的人开始捕蛇。酸枣、松子、草药都能卖钱。人们意识到我们山上和对面山上到处是

宝的时候，变得躁动而亢奋。每天，天还不亮他们就开着三轮车出发了。在山上，人们恨不得自己像哪吒那样多长出几只手来。当摘和挖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时，索性撅下整个枝头，或者将整棵树尸首一样地拖拽进三轮车里……纵然这些树有再强的生命力，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用力长胳膊长腿，还要再花更久的时间，才能再见这样的硕果累累。

这些年，人们大多去往城里打工，山里忽然清静了不少。我回乡时，与村里几位在城里打工的长辈同坐一辆车。许是与故乡隔开了距离，大家终于学会仔细端详这些山脉上的风景。人们看着大山上未能完全愈合的伤口——曾经的矿洞，都不说话。

大山经过几年的休养，空气好转，河里竟然有泉水流过。我忽然想起儿时，这河里确实流动着泉水，每次去姥姥家，父亲就让我伏在他背上，我手里提着他千层底的鞋子。河里干涸得太久，让我们都忘记了曾经还有过那样的时刻。

父亲点亮的村庄

整个秋天，父亲都开着三轮车在田地和各家的院落间往返，好像村庄最鲜活的血液。

他一进村庄，留守的老人们便向一个地方聚集，他们一起把父亲倒在某个院落里的棒子剥皮，编成一条长龙。父亲攀上颤颤悠悠的简易木梯，从人们手里接过这条“长龙”，把它围在一根倚着房子的长木杆上，好让风和阳光把玉米体内的湿气完全抽干。父亲终于搭好，回过头来，看着大家的目光，他一定想起三十年前，不知道这样攀爬了多少回梯子，才让一个叫作“电线”的长蛇攀上各家的房顶，垂钓着葫芦样子的灯泡。等他把电闸推上去，整个村庄被点亮，那一瞬间，人们都沸腾了。

现在，父亲已经不是电工。几年前电力系统调整，他这个三十年的“临时工”下岗了。得到消息的母亲很欣喜，一是父亲五十岁的身体再也不用爬电线杆，她再也不用跟着悬心；二是我们家再也不用给别人搭电费了。父亲对于这事却总是不表态。